



文学初步读物

补 課

杰維辽夫著

作家出版社

朴 課

杰維辽夫著

移 模 譯

罗尔純插图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57 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經售

*

書号 1247 字数 32,000 开本 787×1092 耗 $\frac{1}{46}$ 印張 $1\frac{12}{23}$ 插頁 4

1950年1月北京第1版 196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定价 (2) 0.13 元

烏日戈罗德用来迎接我的，是夏天清晨的一片宁静。城市正在醒来。主妇们拉开亚麻布的窗帘，推开窗子，把枕头、毯子、鴨絨褥子晾在窗台上。生着长角、行动迟缓的公牛在漫长的穆卡契沃斯卡婭大街上走着，懒洋洋地拉着最早一批大車上市場去。到处都有人在揭起商店櫺窗上的鉄制的活动护板，一片鏗鏘声。理发匠挂出他們的招牌——銅制的肥皂盘兒。

叫化子在拐角上占定了地盘。吉卜賽乐师們一夜沒有睡，带着蒼白、疲倦的脸色，打咖啡館里和酒店里出来，踏着緩慢的步子回到在拉德凡卡的家里去。在一个城关哨卡的欄杆旁边站着警察，注意行人，不許有一个赤脚的人进城。这条規章是捷克斯洛伐克皮鞋大王拔佳耍的花招。他宣布：“在我的国家里，不許有一人赤脚！”他的大幅广告占用了所有的欄杆：“便宜！美观！耐穿！”

我走出穆卡契沃斯卡婭大街，一拐弯来到烏日河上的一座桥边。这条河雨后水流湍急而渾浊，但是这时却又浅又清，靜靜的河面倒映着修剪过的树木和沿街的房屋。漁人們把褲脚管卷在大腿上，坐在用木板制成的可以折叠的高凳子上，在河心里耐心地等待魚兒来上釣。

虽然時間这么早，桥上和河滨却已經站着几十个人，用胳膊肘兒倚在栏杆上，郁郁地看漁人釣魚；他們的衣服破旧，但都折压得笔挺。一天已經开始了，但是这些人沒有地方可去，也沒有工作可做，他們因为被迫的懶散和徒劳的寻找工作而感到非常无聊。

我在一家便宜的旅館里开了一个房間，便急忙去找中学里的朋友瓦西里·昌卡，他現在住在烏日戈罗德。昌卡本来要上大学，但是他父亲開設过一个制造新奇家具的小作坊，被残酷的競争弄得破了产，决定要牺牲兒子的利益来恢复他的“商行”——他这样叫他的作坊。

瓦西里念完中学，他父亲便把他帶到烏日戈罗德，通过亲戚的帮助，把他入贅在一个給某貴族管过葡萄园的姓兰培的家里，他的妻子是这家的大小姐，

一个姿色平常的、歇斯底里的姑娘。

几千克朗的陪嫁使外强中干的家具“商行”复活了，但是并不长久。瓦西里·昌卡在一家銀行里找到一个职位，便飲起酒来。当难得有老朋友来看他的时候，他会霎霎眼睛，悄声吐露真情說：“他們把我卖啦……”

兰培家住在一座起居不便的老屋里。家里什么东西都散发着道貌岸然的尊严气息。大門口和餐室里的墙上挂着沉甸甸的鹿角，中間夹着一张张变黄了的石印版画，画的是些奥地利古堡。房間里全塞滿了笨重的、虫蛀的家具，每一件都仿佛自从最初摆在那兒起就从来没有挪过地方似的。

兰培本人是个肥肥胖胖的高个子老头兒，过去是提薩河畔盆地的一位著名的酿酒专家；但是当他所服务的那个伯爵的葡萄园卖给一家公司后，他便离开葡萄园，以后只給小酒商偶然工作过几次。給伯爵服务四十年里攢的錢很快便花完了，要不是全靠女婿掙的薪水，他恐怕很难維持家庭的开支。

可是兰培还是自命为专制的一家之主，而且坚决主张严格遵守还在弗郎士—約瑟夫皇帝在位时就建立起来的古旧的生活方式。他极力称頌过去的时

代。他是給主人抛弃了的奴僕，却又不願正視事實。

我和昌卡見面彼此都十分高兴。他拉着我去見他的妻子，“老头子”——他这样叫他的丈人兰培，他的小姑子和孩子們；他已經有两个孩子了。这时一家人正在餐室里喝咖啡，吃早点。可是我們一走进餐室，瓦西里便似乎畏縮起来，不知怎么变得矮了一截，話也不多說了；我感觉到一种几乎可以摸得到的无聊和虛伪的气氛。

昌卡的妻子尤丽雅殷勤地邀我坐下去一同喝咖啡，但是她的殷勤是做作的；老头子装出一副令人肃然起敬的神气，但是我好几回发觉他在打量我；甚至两个孩子的彬彬有礼的举止也似乎是矫揉造作的。

后来我才漸漸知道了掩藏在这外表下面的一切——愆气、嫉妒、吝嗇、誹謗——这些都是不能公开的，但是沒有这些，这屋子里的生活便不能繼續下去。

全家只有一个人的态度是自然的，只有一个人我觉得是厌恶別人的伪善的，那就是兰培的幼女鲁查娜。只有她很洒脱，没有什么做作。我不想說她长得怎样美，但是她那棕色的眼睛，微帶圓形的脸

庞、随便梳着的褐色头发和悦耳的声音却赋有一种活泼愉快、极其吸引人的东西。

和她姊姊不一样，鲁查娜的举止并不做作。她和主宰着家里的那种习以为常的气氛恰恰相反，想什么说什么，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我感觉到在她的灵魂深处有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她自己也许并没有感觉到，但是却扰乱她的平静的心境——那是一股潜在的被压抑的力量，正渴望着表现出来。

鲁查娜问起昌卡和我在中学里同学那几年的情形，我高高兴兴地回答她的問題；当我回忆一件一件有趣的事情的时候，昌卡也变得活跃起来。鲁查娜快乐地笑着，不理睬她姊姊和父亲的白眼。

早餐吃到半中间，門給砰的一声推开，走进一个又高又瘦、穿天主教綢法衣的神父来。

“神父来了，真是賞光！”兰培拉开重浊的嗓門說，一面使劲站了起来，迎上前去。

大家都站起来。客人嘖哩咕嚕地念了几句禱詞，迅速地在胸口划了个十字，才回答大家的招呼。

众人七手八脚把他安頓在桌边坐下。尤丽雅和鲁查娜給他倒好咖啡，把牛奶和糖递給他，恭恭敬敬地問道：

“神父，您再吃点什么？”

娘兒們忙着招待客人的時候，我乘机把神父端詳了一下。他那瘦小的臉上刮得很光，布滿細微的皺紋，說話時一動一動，仿佛水上的漣漪。他那雙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窩里，目光暗淡無神。但是不管怎樣，神父並沒有象乍一看去那麼老。

“我怕是打擾了你們的談話，”他說，並沒有專對哪一個人。

“只是談談世俗的事情，”老蘭培急忙說。

“世俗的事情也是上帝降給人类的——為了考驗他，”神父嘆口氣說。

“他們在談他們從前的學校生活，神父，”魯查娜說，臉上泛起一層紅暈。

神父呷着咖啡，目光銳利地瞧瞧我，又瞧瞧昌卡。

“青年獲罪，由於無知，”他宣告說，臉上的皺紋全都動了。“妄求知道不可知的事物，摧毀不可摧毀的東西；不於虔信謙恭中求真理，而求之於普羅米修斯式的①剛愎自大者，比比皆是。”

“說得真對，說得真對，”蘭培隨聲附和着。

“但是這種精神上的騷動，”神父接着說，“不過

是寻求安宁的一种表现而已，正如进入睡眠之前，在床上辗转反侧，要为自己的身体获一最舒适的位置。然而，岁月如流，由于万能之神的意志，青年时期这种大胆的自豪便消失了。”

“但是如果不消失，又怎么样呢？”我问道，话一出口就后悔起来。

老兰培皱紧眉头，脸色铁青。昌卡和鲁查娜吃惊地瞧了我一眼，仿佛我犯了大不敬似的。大家都战战兢兢地等待着神父的回答。

老头儿推开手边的咖啡杯。

“那么上帝将怒及牧人，因为他不能善牧其羊群，致有此迷途之羊。牧人之眼将不能眠！”他庄严地宣告，翻起自己的眼睛朝上望着。

鲁查娜又瞧我一眼，这回没有什么惊惧，而仿佛要我赞赏神父的谦恭，因为他把神对于迷途羔羊的责罚那么心甘情愿地放在自己做神父的肩头上了。

可是在我听来，老头儿的话里包含着的不是温

① 希腊神话：泰顿神族先知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火给人类，被神之王宙斯锁在高加索山上，每天命神鹰啄食他的肝脏，但普罗米修斯始终不屈。“普罗米修斯式的”，用在这里，意即“叛逆的”。——译者注。

順和謙恭，而是鞭子的呼嘯，這根鞭子是萬能的上帝交在他改神父的手里的。

我聽那神父說下去，但是他轉身對老蘭培談起來，說是為教堂的事而來的。

那時我絲毫沒有想到，正是這個神父早在我們的学生時代就企圖通過路卡尼奇來決定我們的思想方法。

早餐後，昌卡上銀行辦公。我向他一家人告別，和他一道走了。

我們一到大街上，昌卡就問我：“你覺得諾瓦克神父這個人怎麼樣？”

我猶豫了片刻，便決定以坦率的态度對待昌卡。

“他並不象他裝出來的那麼溫順。”

“我也正是這個看法，”昌卡同意說，四面看了看。“你也知道，世界上就有他們這樣的夾底箱子。”

“你有一點兒怕他，是不是？”我反過來問他。

昌卡嘆了口氣。

“他一來，我就覺得象是油鍋里的罪人。我們是他教區里的居民，他一下子心血來潮，想到一個主意：對教區里所有的居民每星期都去訪問一次；就象收稅官出門收稅一樣，他來收我們的靈魂。”昌卡把

声音放低，象耳語似的补充說：“我認为他对教区里每个人的底細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她們又事无大小都要去請教他。”

“‘她們’是誰？”

“尤丽雅和魯查娜。他是她們最好的顧問和安慰人！連走一步路她們都要問問他。”

“魯查娜？”我重复一遍这个名字，模糊地感覺到一陣妒忌和遺憾，心情也給扰乱了。我那时对这个神父还没有确定不移的看法，但是听说魯查娜和尤丽雅一样，也是他的虔誠的教区居民之一，不知怎样我总觉得很不愉快。

“連走一步路她們都要問他，”昌卡重复說。

“你不喜欢嗎？”

“没有什么可以喜欢的。我不妨告訴你——我是見了神父就害怕的。虽然象我們家的生活，足以把任何人都赶到神父那兒去，或者魔鬼那兒去——或者象我那样，上酒店去。”他大笑起来，但是笑声里含有十分辛酸的味道。“唉，去他們的，說說你自己的事情吧！”

我們向河滨走去，一路上我把未来的計劃告訴昌卡。他簡直是无动于衷地听着，仅仅說報告書必

須裝訂起來，親自送交省長。不过他答应去托他認識的一个秘書，給我辦理晉見省長的手續。

“今天晚上我等你来，”分別時，昌卡說。

晚上我再到蘭培家的时候，帶着用綠色文件夾裝好的原稿。

“哎喲喲！”昌卡翻着原稿，嚷道，“七十頁哩！够長的了……好吧，那沒有關係。我一切都安排好了，我跟巴杜夫斯基先生說起你，他答应親自把報告書轉交給省長。省長哪天接見你，他会通知你的。”

我听了这消息很高兴，十分感激昌卡为我张罗。我听見餐室里传来娘兒們的声音，期待着他再邀我进去，但是他却把我拉到一間孤另另的耳房里，然后，仿佛怕有人会来阻碍他似的，急急忙忙給我倒了一杯酒。这酒醇厚芬芳，我慢慢地呷着；昌卡自己干了一杯又一杯，他的眼睛渐渐湿润起来，目光游移不定，茫然无神，象新生嬰兒的一样。突然他对我霎霎眼睛，瞧了瞧房門，低声說：

“他們把我卖啦……”

我理解到飲酒已經成为他的习惯，而不仅仅是用来減輕他对于生活的厌恶的手段了。

整整等了一个星期，省長才接見了我。这一个

星期里我如坐針氈，既做不下去工作，也睡不着覺。每次去看昌卡，我總尽可能多坐一陣，消磨一點兒時間。

星期四這偉大的日子終於到來了。我滿懷希望，站在一座舊式建築物前面，這座建築物在市中心的一個小山上，有兩條鋪着砂礫的車道通到它那圓拱形的大門跟前。在它那傾斜的瓦頂的三角牆下面，是一個陽台，陽台上豎着一根高高的旗杆。

我登上第一層樓，走進接待室。一個秘書讓我自報了兩次姓名，才給我進去通報。過了幾分鐘，他打那扇白色的門里出來，讓門半開着，宣布說：

“農學家別林涅茨先生。”

走了沒有幾步，我便發現自己到了一間天花板極高的寬敞的屋子裡。省長沒在辦公桌邊，却坐在窗口一張圓桌旁邊翻閱文件。我看見我那綠色文件夾正放在他的面前。

我鞠了一個躬。省長點頭答禮，作了個手勢請我坐。我坐下了，注視着他的臉；但是不管我怎樣揣測，却既看不出贊許，也看不出不以為然。他的臉上毫無表情，平板得仿佛一扇緊鎖的門。

“他不記得我了，”我想，決定提醒他一下布尔諾

的會見。

“是，是，不錯，我記得，”省長說，點點頭。“原來您畢業了，是不是？”

他拿起那個綠色文件夾，隨手翻開，裝出埋頭閱讀的模樣。可是他的目光卻凝視在一點上，因此我知道他不過是在考慮跟我說些什麼。

“是呀，”最後他說道，合上文件夾。“咱們大家都非常關心維爾霍微納的落後狀態，我們正採取一切可能的辦法……一切可能的辦法……共和國政府並不限制向外移民，不象奧匈專制政權那種做法。在美國、加拿大和別的国家，對我國同胞也是敞開着大門的。依我看，向外移民是解決維爾霍微納問題的唯一根本辦法。您是個受過教育的人，農學家先生，”他繼續說，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把有毛的手指交叉着按在胸口，“您一定同意我這個看法：咱們的維爾霍微納人是特別保守和頑固的。他們到別的国家去，可以在那兒工作多年，但是他們並不加入人家的國籍，却不斷地想回來。我聽說有人回到喀爾巴阡山來，就為的是死後能夠葬在羅斯托卡或者帕謝卡，不葬在內布拉斯加①或者加利福尼亞②。您能想象我們這時代還有比這更愚蠢的事情嗎？”

“我觉得这倒是很自然的，”我说。“到底——这是热爱自己的家乡呀！……”

“热爱家乡？”省长有些惊奇地说。“不——这完全是疯狂的固执罢了！”

我使了好大的劲才按捺住自己。

“再说，关于您的报告书，农学家先生，”省长停了停说，“我觉得您不必来找我，应该向每个农民个别地提出。土地是他们的，不是国家的。他们有自由处理土地的权利。我们可没有权利闯入这最神圣的地方。”

“可是，省长！”我叫着说。“这并不是仅仅牵涉到一个人的福利的问题，这牵涉到几千几万人的福利呀！”

“可以这样说！那就把您的计划送给私人企业——送给直接有关的农场主去考虑，去找我们的农务官——譬如说，您可以找省农业厅，找议会议员列斯契茨基，他了解农村居民的需要……不错，他正是您该找的人，列斯契茨基，列斯契茨基……”

末了那句话他说得又急又快，伸手把绿色文件，

① 美国中部的一个州。——译者注。

② 美国西部的一个州。——译者注。

夹递给我，这时我明白了，在他的眼睛里，我不过是个纠缠不清的来客，越快打发掉越好。

我有什么办法？我接过文件夹，站起身来，机械地鞠了个躬，茫然地走出了省长的办公室。

这是第一个打击。这一下打得我几乎站不稳脚，打得我糊里糊涂。

小山上的省长官邸附近，有一个公园，园里有喷泉。我找到一张放在僻静地方的板凳，坐下来定一定神。我想起戈鲁列亚①和庫尔季涅茨②，仿佛又瞧见他们站在牧场上的样子。一种模糊的不安在我内心骚动着，但是我把它赶走，自己安慰自己说到底并没有发生什么十分可怕的事情。我不过是我错了人罢了。“负责治理我们地区的人不可能漠不关心维尔霍微纳的情况，”我想。我越努力使自己相信这种想法，就越坚决地要不惜任何代价去推行我的计划。我决心第二天立刻就到农业厅去找列斯契茨基。

① 自幼抚养别林涅茨的一个工人，共产党员。

② 共产党的领袖。

我到农业厅一問，說是列斯契茨基出去吃飯去了。一个上了年紀的秘書告訴我，过一会議員会来的，但是如果我有緊急的事情，可以上他一向在那兒用餐的飯店去找他。

我把地址記下，便去找那飯店。

飯店在烏日河左岸一排店鋪中間——那是一个光綫黯淡的处所，放着几张餐桌。店主人是个丰满的妇人，长着一张风騷的俏脸，坐在卖酒的柜台后边。

“您是我列斯契茨基先生？”她問，接着便打高凳上爬下来，領我經過柜台后面的一道門，走进一間窗戶紧靠院子的小客室。这里和头一間屋子同样地昏暗，但是墙上挂着几幅版画，两张餐桌上都鋪着上过浆的白桌布，窗口摆着一只絲絨沙发。显然这是供少数貴客专用的私室。

房間的唯一占用者是一个男子，花白稀疏的头发梳成光光的分头，他长着一张浮肿的脸、一双灰色的眼睛，正勾着头坐在那兒吃一盆烤鷄——与其說